

# THE KING OF WOLF

给坚强勇敢的男孩

# 狼王

凌岚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凌岚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狼王/凌岚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9.1  
ISBN 978-7-5313-3415-6

I. 狼… II. 凌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 IV.  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87356 号

狼王

---

责任编辑 朱洪海  
责任校对 金丹艳  
装帧设计 冯晓驰  
幅面尺寸 175mm×250mm  
字 数 232 千字  
印 张 12.5  
插 页 1  
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

---

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 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 
邮 编 110003  
网 址 [www.chinachunfeng.net](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)  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  
印 刷 辽宁泰阳广告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---

ISBN 978-7-5313-3415-6

定价: 20.0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  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24-86230023

# The 狼王 King of wolf

故事并非发生在现在，而是许久以前某个未知的时间，也许是上一纪冰河后期，也许是更早的不知道什么时间。至于地点，也许是远古北方那些森林草原，请不要尝试在地图上找寻它们。

故事要讲的，是在一片叫做“雅利安”的神奇土地上，在那些长毛巨齿的冰河猛兽们衰败之后，手持长矛石斧的远古人类到来之前，一个崛起在蛮荒与文明之间的强大种族统治这片土地的传奇。

黎明时分，雅利安上空飘起了雪花。

厚重的乌云充塞着天空，阻挡了晨曦，没有风，细密的雪粒缓缓从天幕中降下。落在雅利安草原上，将枯草的残骸悄无声息地掩埋；落在宽阔的安宁河上，瞬间没人泛着鱼鳞波的河水之中；落在峨岚山脉那些经历了几百个寒冬洗礼的黑松上，墨绿油亮的松针，被这洁白细腻的雪花一衬，越发苍劲肃杀。

第一场雪来得悄然无声，平静地揭开了雅利安漫长冬季的序幕。

睡梦中的柯勒被一阵沙沙声惊醒，它支棱着耳朵，伸长了脖子，毛茸茸的脑袋从半月形的洞口里探出来，想弄清楚这奇怪的声音从何而来。

狼洞隐藏在山区深处乱石丛生的断崖下，头顶峨岚山脉特有的坚硬黑色岩石，脚下几丛落光了叶子的沙棘把半月形的窄小洞口遮掩得不露痕迹。小小的育儿洞集中了雅利安母狼绝顶的聪明才智，足以抵挡突如其来的山洪或是雪崩，也足以骗过雅利安最可怕的幼崽杀手——莽熊和豺。

透过灌木枯黄的乱枝，柯勒冰蓝色的眸子在黑暗里闪着幽幽冷光，借着黑夜视物的本能，它看到了一幅生平从未见过的奇景。

天地间到处飘满了白色的精灵。它们像雪鸮的羽毛一样轻软，像夏日里的萤火虫那样飞舞，它们从天而降，无风自舞，落在哪里就把哪里染成一片白。

柯勒又是惊讶又是好奇，睁大了眼睛，脑袋歪着，耳朵不住地转动，猜测着这白花有点像羽毛的东西是什么。一颗雪粒刚好落到柯勒乌黑的鼻头上，冰凉的感觉哧溜溜钻进了鼻子里，吓得柯勒连忙伸出爪子去拨拉，脑袋也立刻

缩了回来。雪粒被柯勒鼻腔喷出的热气一烫，迅速融化了，一丝痕迹都没留下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它才终于明白雪粒并不会伤害到它，于是又大胆地再度探出头去。渐渐地，它被这些舞动飘飞的雪花吸引住了，忍不住整个身子都钻出洞穴来。

柯勒挺起胸膛蹬直后腿伸了个懒腰，初冬的冰冷空气顺势充满整个胸腔，它打了个哆嗦，毛间的干草末纷纷抖落。刚换上的冬毛灰白相间，斑驳得如同此刻初雪的山林。这丰满密实的长毛是上天赐予的第一身冬装，能将雅利安冬季刺骨的恶寒阻挡在体外。然而，丰满冬毛下的身躯却单薄得可怜。柯勒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食了，幼狼身上那层薄薄的脂肪消耗殆尽，不断下降的气温让它很不舒服。它还不知道，眼前这些美丽的白色精灵即将成为它致命的威胁。

雪越下越大，山林的颜色在渐渐改变，白色像潮水一样涌上来，吞没了属于秋天的五彩斑斓。小叶藜还勉强挑着一星半点绿叶，似乎不甘心就此退出舞台，刺莓、醋栗这些浆果灌木则早早谢光了叶子，只顶着一颗颗被秋霜打得姹紫嫣红的果实，散发出馥郁的香甜，抓住最后的机会吸引采食者的光临。然而不管什么方式，都无法阻挡雪的进程，很快这一切都将淹没在越涨越高的白色潮水中。

雅利安冬季的换装，有时候只需一夜的工夫。几场大雪过后，任你是宽阔的沟壑还是纵深的断崖都能覆为平地。雅利安的雪是美丽而无情的杀手，它毫不怜惜地吞没那些没做好准备的生命——地鼠、兔子、鹿，甚至莽熊，当然也包括狼。

不过此刻，柯勒还未察觉到死亡的脚步正慢慢逼近，它正沉浸在玩耍的快乐当中。玩，是狼一生中跟打猎同样重要的大事，幼狼从会走路起就开始游戏了，从幼儿到衰老，游戏玩耍始终伴随着狼的生命。如果没有了玩耍的快乐，那么狼在漫漫生命中经历的那些严冬的折磨、饥饿的煎熬和捕猎的辛苦都将变得毫无意义。

把饥饿和寒冷统统抛到一边，柯勒在断崖前兴奋地奔跑着，在灌木丛里来回穿梭着，以各种灵巧的姿势跳跃着，不停地追逐纷乱飞舞的雪花，试图从空中逮住它们。四只雪白的脚爪压断了干枯的细枝，踏破了刚刚凝结的薄雪，留下一个个褐黄色的梅花印记。而雪花好像故意捉弄柯勒似的，一会儿落在它热气腾腾的鼻尖上，一会儿又钻进它的眼睛里，痒得它又是打喷嚏，又是甩脑袋。它气恼地伸出爪子去抓，雪花却又从爪子的空当里溜走了。柯勒仰头盯着天空，瞳孔里闪耀着兴奋又迷离的光彩。

突然，狼洞里传出来几声微弱的呼唤，柯勒立时像被扯住了耳朵，直直地

站住，紧接着转身急蹿两步钻进了洞里。

洞穴深处，柯勒的同胞兄弟泰米醒了，张着嘴发出嘶哑焦急的叫声，瘦弱的身子不住地哆嗦着。柯勒一钻进来，泰米的目光立刻紧紧粘在了它身上，呕呕的叫声也变成了藏在喉咙里的细细呜咽，它把脑袋努力向柯勒伸去，灰色的尾梢噼里啪啦地拍打着，一副又欢喜又委屈的模样，柯勒知道它在责怪自己独自离开。

父母在夏季的一个黎明离开后再也没有回来，这对于还未断奶的狼崽子是个致命打击。起初，幼狼们忍着饥饿等待着，但是父母始终没有出现，幼狼一只接一只地夭折，最后只剩下了泰米和柯勒。它们是一窝狼崽里面最强壮的两只，它们最先放弃等待，最先开始学着找吃的喂饱肚子。夏季山林里可吃的东西很多，兄弟俩吃灰地鼠，吃烂木头里的白虫，吃死去的小鸟，吃溪里的小鱼，吃一切可以吃到的东西。它们互相依靠，抱成团努力活着。哺乳期的幼狼离了父母几乎没有可能活下来，但哥俩儿却仍然活着，像雅利安的雪松、赤柳、巨犍，像其他顽强的生命一样，一直撑到了秋末。

然而随着冬季的来临，奇迹也终究要结束了。

几天前泰米在追逐一只雪兔的时候从断崖上滚了下来，摔折了后腿。头几天，疼痛折磨得泰米整夜哀嚎不止。柯勒吓坏了，片刻不离地留在洞里陪它，用身体帮它取暖，不停地替它舔断腿。就这样没吃没喝地耗了几天之后，泰米不再哀叫了，但是精神却委顿下来。它老是打盹儿，半开半阖的眼睛里精气神儿正在一点点消失，蓬乱的毛发间渐渐散发出一股腐朽的气味，柯勒越来越害怕了。

它熟悉那股味道。

柯勒对死亡并不陌生——那些夭折的兄弟姐妹，一个个死在它眼前，每一个僵硬的躯体都散发出一模一样刺鼻的气味，它对这味道怕到了骨子里。泰米每一次醒来，这味道便加剧一分，柯勒恐惧、焦虑、不安到了极点，它吱吱地呜咽，烦躁地抓刨着身下的枯草，不住地用头拱泰米，用身体温暖它，用湿乎乎柔软的舌头不停地舔它的脑袋、耳朵和颈边的茸毛，想尽力让泰米的精神好起来，但泰米的生命就像日渐干涸的泉水，无论柯勒做什么都无法挽回它的流逝。

泰米停止了呻吟，扭过头来热情地回吻着柯勒。它有一双和柯勒一样漂亮的冰蓝色眼睛，但这眼睛却蒙了一层雾，恹恹的没有一点生气。柯勒又低下头开始舔泰米后腿的伤处。舔伤，是狼天生就会的疗伤方式，柯勒没日没夜地舔，伤口已经不再流血了，但却丝毫不见愈合。泰米的精神越来越差，一次次昏睡

过去，脑袋软塌塌地歪向一旁，隔一会儿又悠悠转醒，闭着眼用嘴巴拱柯勒的头，伸出舌头舔柯勒的下颌。这是幼狼向妈妈乞食的动作，泰米的举动提醒了柯勒，泰米已经饿得受不了了。当然，柯勒也是。

柯勒抬起头看向洞口，洞口微微发白，显然天色已有了亮意。独自生活以来的经验告诉它，许多小动物都喜欢趁着天色朦胧出来觅食，现在正是捕猎的最好时间。

可是泰米怎么办？柯勒焦躁起来，频频起身，抖动着毛发，喉咙里发出急切的吱吱声，目光流连于泰米和洞口之间。泰米吃力地把头向着柯勒伸过来，它的眼神越来越散了，透过纷乱的毛发可以看见嶙峋的肋骨随着呼吸一起一伏，仿佛连喘气的劲儿也没有了。柯勒知道不能再等下去了，不吃东西泰米也许连今晚都过不了，无论如何，今天必须找到食物。

它起身钻出了洞穴。

没走几步，泰米的哀嚎果然在背后响起来，先是细弱的短叫，几声之后却转化成了撕心裂肺的长嚎，嘶哑的声音仿佛用上了最后的力气，充满痛苦与绝望，揪着柯勒的心，扯着它的脚爪，让它狠不下心来迈开步子。

顿了顿，柯勒突然昂起头，一连串悠扬绵长的叫声从喉咙里飞出来。

这不算是狼嚎，实际上柯勒这个年纪还发不出真正的狼嚎，这是母狼呼唤幼子的独特叫声。从前母亲活着的时候，偶尔也会短暂地离开洞穴到附近的小溪去喝水。幼狼们因为见不到母亲而害怕，在洞穴里不安地嗷嗷乱叫，母亲便会发出这种悠扬起伏的叫声。在山野里，这声音可以传得很远，幼狼便知道自己还在母亲的保护之下，乖乖地安静下来。

虽然柯勒学得不太像，但还是起到了作用，泰米的哀嚎果然停息了。于是柯勒放下心来，一头钻进了断崖前的黑松林里。

它沿着缓缓的山坡向下跑。

此时的山林已经大变了样儿。爬满苔藓的枯黄地皮、黑色的山崖、阴暗的沟壑全部覆上了一层薄雪，在微曦的天幕下泛着淡蓝色的幽芒。尽管面对前的景色有些吃惊，但柯勒却不担心迷路，自从独立生活以来，哥俩儿已经把断崖周围的这片林子走得烂熟了。每一棵树，每一条沟，甚至每一块石头都印在柯勒的脑子里。精准的记忆力是狼与生俱来的本能，也是一个优秀猎手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。

山坡上交混生长着黑松、雪松、云杉和冷杉，这些高大的树木紧密地挤挨着，它们是雅利安最具优势的物种。广阔的松林覆盖着峨岚山脉的大部分，它

们像是山的皮肤和毛发，从雪线以下的草地边缘到山脚形成一条又宽又长的森林带。这些树木深谙高山寒地的生存之道，和平原上稀疏低矮的树种不同，高山树木必须抱成一团扎堆在一起，一棵棵枝干彼此交错，根系互相纠缠，只有这样才可以抵御雪崩和洪水的猛烈冲击。在狭小的空间里，为了争夺每一缕阳光，它们只能拼命向高处延伸躯体，它们舍弃了细小的枝丫，没有华丽铺张的身姿，把一身力量都集中在粗壮的主干上，笔直得像一根根巨刺扎向苍穹，像乌云一样遮蔽着森林的上空。山林里，即使在白天也是阴暗一片，缺乏阳光照射的地面上，除了苔藓之外寸草不生。此刻，这阴暗的黑松林却正好遮蔽了柯勒的身形，为它提供了绝佳的伪装。

雪一直不停，很快堆满了松树的枝头，地上的积雪也由薄变厚，雅利安狼特有的宽厚脚踏雪无声。它低头嗅闻着地面，两只耳朵不断转动着倾听周围的动静，搜寻猎物的踪迹。敏锐的嗅觉和听觉是上天赐予的两件珍贵礼物，是捕猎时候的利器，也是躲避危险赖以保命的护身符。但是，真正的掠食者不能仅仅依靠天赋，狩猎成功的关键在于技巧和经验。这恰恰是柯勒没有的东西。

从幼狼蹒跚出洞的那天起，母狼便开始带着它们在洞穴附近放风玩耍。幼狼们在纠结的树根之间磕磕绊绊地乱跑，啃树皮，啃灌木，逮虫子，捉地鼠，玩玩闹闹间便认识了周围环境。尽管幼狼的乳牙还啃不动厚皮粗肉，父母也经常会叼来整只的猎物——兔子、土拨鼠、长毛猪、鹿，让幼狼学着在猎物身上撕咬扑打，熟悉不同动物的气味。这些便是狩猎的启蒙课。

正统的狩猎课程则是在幼狼满一岁之后才开始的。可惜柯勒没有机会跟着父母亲眼看一看真正的捕猎。它脑子里仅有的经验，除了幼儿时对父母行为举止的记忆之外，便是自己独自生存以来吃到的所有苦头。

实际上，即便有了父母的指导，幼狼的狩猎也照样不成功。幼狼的身体尚未成熟，无论是速度、力量、应变的灵敏程度还是技巧经验，都远不足以应付猎物，在出生的第一年，它们只能依靠长辈养育。虽然柯勒兄弟在失去照顾的状态下撑过了夏天和秋天，但它们却从来没有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狩猎。

兄弟俩能够活到现在，其实完全应该归功于一种非常不起眼的小动物——灰地鼠。

灰地鼠是雅利安最小的陆地动物，尖尖的嘴，尾巴极短，灰褐色的圆鼓鼓的身躯跟一片黄杨叶子差不多大。它们掘洞为家，吃地面上各种矮小植物的果实和嫩枝，渺小的身躯注定了它们处于雅利安巨大食物链的最底层。而它们的生命正如同体形一样，从生到死，不过两三个春秋。短暂的生命迫使着它们一



生都忙碌不停：觅食、挖洞、交配、育子……在植物茂盛的夏季里，灰地鼠随处可见，随便扒开一堆落叶就能发现它们四散奔逃的身影。为了储备足够的食物过冬，灰地鼠几乎是不分昼夜地频繁活动。它们跑得并不快，数量又很多，甚至毫不费力就可以捉到。对于成年狼来说，灰地鼠不过是塞牙缝的点心，但对柯勒兄弟却是活命的口粮。走运的时候一天可以捉到七八只，靠着这些灰地鼠，它们得以维持生命到现在。

但是，随着天气日渐转冷，灰地鼠的活动也从地面转入了地下，它们已经扩充好了洞穴，备足了食物，今后的日子将以吃和睡为主，再用不着抛头露面了。捕捉变得越来越困难，在饥饿的驱使下，兄弟俩不得不将目光放到了那些满山遍野乱蹦乱窜的雪兔身上。

秋季里草黄果香，雪兔终日饱食各种浆果，正是膘肥肉满的时候。但是雪兔反应快又狡猾，更绝妙的是它们的皮毛，能够四季不停地变换颜色，夏季里的雪兔是绚丽的五花色，近乎开满野花的草地；秋季雪兔则变成灰褐色，随便往枯叶灌木丛里一钻，足以令掠食者无法分辨；到了冬季，雪兔干脆变成纯白色，站在雪地里一动不动便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。毫无经验的兄弟俩总是被它们耍得团团乱转，一次次的疲于奔波，却一无所获。挫败感和饥饿的双重折磨终于让泰米变得暴躁起来，它不再小心翼翼，贸然出击，结果失足坠崖，让兄弟俩的境遇雪上加霜。

柯勒突然停住了脚步。空气中出现了一丝让它兴奋的味道，腥膻中带着一点淡淡的甜味。它猛地抽了几下鼻子，毫无疑问，是一只雪兔，就在不久前从这里经过！心脏瞬间跳动加剧，撞得胸腔砰砰地疼，浑身的血液也一个劲地往头上冲，眼睛似乎一下子明亮了十倍，各种感官也变得更加清晰敏锐。它甚至感觉到自己干瘦的身子在轻微地颤抖，这不是由于饥饿，而是兴奋——猎手见到猎物时那种难以抑制的兴奋。

它拼命忍住内心的激动，把头压得低低的，鼻子贴近地面仔细搜索。不断落下的雪稀释了空气中的各种信息，地上的足迹也被越落越厚的积雪所掩盖，要想确定雪兔的精确位置很不容易。柯勒在气味较为浓厚的地方停了下来，随着空气从鼻腔里不断地吸入和呼出，各式各样可疑的气味源源不断地被过滤下来，传入它的大脑。它筛选着，翻捡着，搜索着……终于，它找到了正确的源头。柯勒毫不犹豫，朝那个方向一溜小跑撵过去。

事实没有让柯勒失望，果然越往前走气味越浓烈，在靠近一条浅沟时，柯勒再次停住脚步，这个时候，那双锐利的狼眼已经穿过树干的间隙，越过横七

竖八的蓬乱灌木，准确地找到了那个蠕动着苍青色斑点。真是一只大雪兔，它还没来得及换好白色的冬装，身上残留着的苍青色斑点在洁白的雪地里分外显眼。

雪兔对逼近的危险毫无察觉，它正蹲在那里全神贯注地享受眼前的美味——带刺灌木上的紫色小果实。骤然的降温使得这些浆果越发香甜，引得雪兔闻风而来，它频频活动着三瓣唇，细碎的咀嚼声穿过寂静的晨色，清晰地传入柯勒的耳中。

柯勒不知道是这场雪帮了它的大忙。

雪兔是很喜欢偷懒讨巧的家伙，如果没有哺育儿女的负担，它们便很少储备食物，总是赶在大雪封门之前出来饱餐一顿，然后就躲回地洞里睡它个昏天黑地，既不担心掠食者，也不害怕外面的天寒地冻。

不过，偷懒往往也是丧命的根源。甜美的浆果产生了某种迷醉作用，让雪兔的感官敏锐性大大降低，它转动耳朵的频率越来越慢。柯勒虽然不是个经验丰富的掠食者，但也看出了这是个好机会。背身对着它的雪兔，肥腾腾的屁股一翘一翘地颤动着，好像在挑逗柯勒的胃口。

柯勒吃过兔肉，它忘不了那味道是多么甜美。对食物的记忆复苏了，本能反应让柯勒的唾液如泉涌一样迫不及待地往外流。柯勒拼命吞咽着口水，更糟糕的是，干瘪成一团的胃也开始分泌消化液，烧得柯勒火辣辣地疼。

这一切煎熬柯勒都忍住了，它知道自己不能轻举妄动，即便没有父母的教导，一次次的失败也已给了它足够的教训：在树林里，必须跟猎物靠得足够近，近到不能再近，才有可能一击命中。否则，那些乱七八糟的树干、灌木、沟坎不但能让捕猎一无所获，更会付出伤痛的代价。

柯勒知道自己还不够近，必须再靠近一些。

它稳住神，在雪地里慢慢趴下来，饿得瘦瘦的腰塌下来，撅起屁股，屈着腿，把干瘪的肚皮贴紧地面，轻轻挪动四只白爪子，尖尖的胸骨无声无息地划开地上的积雪，滑水一样向前移动。这一刻，它尽量表现得沉着老练，像一个真正的猎手那样慢慢靠近猎物。

离得越近，暴露的危险就越大，哪怕一个最微小不经意的动作都可能让猎物从眼前消失掉。柯勒移动幅度非常小，踏出的每一步都很小心，先伸出一只脚爪，在地上轻轻试一试，确定脚下没有枯枝之类可能发出响声的东西，才踏实地踩下去。短短的距离，柯勒用了很长的时间。

雪兔仍浑然不觉地拼命大吃着，虽然它的长耳朵不时地来回转动着，但是却听到一点声息。柯勒踏雪无声的厚脚掌和匍匐的姿势起了关键作用，它

终于一点点进入到了最佳猎杀距离。

一瞬间，柯勒突然从地上弹起来，像一颗流星飞射而出。几乎是同时，雪兔也意识到了危险，后腿猛一蹬地，身子飞蹿向沟底，可惜来不及了，狼的步幅远大于兔子，没蹿两步，柯勒热乎乎的鼻息已经喷到了雪兔的后背上。接着，利爪和雪亮的狼牙同时赶到，柯勒狠狠一口，结束了雪兔的性命。

柯勒成功了！

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狩猎，这是它捕捉到的第一只“大家伙”。这是一次完美的猎杀，经过了许久的酝酿，所有动作都在瞬间内一气呵成。这是柯勒生命中第一次真正的狩猎！它终于成功了！

天大亮了。

苍穹仍旧乌云密布，阴霾重重，雪依然下个不停，看样子今天的太阳是不会出来了。柯勒叼着尚有余温的雪兔，迈着轻快的步子往回赶。

今天是柯勒的幸运日，这只雪兔个头够大够肥，足够它跟泰米饱餐一顿的。饿了太久，它几乎都要忘记雪兔那甜美的味道了，而现在，冻僵了的胃被热乎乎的兔血暖化了，缩成一团的五脏六腑又重新舒展开来，柯勒通体舒泰，感觉混身有使不完的劲儿。吃东西的感觉真好！

断崖近在眼前。柯勒边走边侧耳倾听，并没有听到泰米哀怨焦急的声音。它钻进洞穴里，只见泰米静静地躺在洞穴深处，身子缩成一团，把头埋在股间，连柯勒的到来也没有察觉。柯勒用鼻子拱了拱它，泰米没有反应，它的身体一点暖气儿都没有。

柯勒把雪兔放到一边，在泰米身旁趴下来，用温热的躯体紧紧偎依着泰米给它取暖，拱着泰米的脑袋，细声细气地呼唤它。它觉得泰米很快就会醒来，用湿润的舌头舔它的脸颊，向它乞食，它迫不及待想要同泰米一起大口吞吃美味的兔肉，分享第一次成功狩猎的喜悦……

但是无论柯勒怎么努力，泰米始终一动不动。最初的兴奋过后，体力透支的疲惫感涌了上来，柯勒渐渐睁不开眼睛了，它拥着泰米睡了过去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睡梦中柯勒嗅到了什么，它猛地惊醒，一骨碌爬起来，怀中泰米的躯体已经变得硬邦邦冷冰冰，像一块石头。同时，狼洞里到处弥漫着强烈刺鼻的可怕味道。这味道穿过柯勒的鼻腔，直达脑中，刺激着柯勒的每一根神经，它猛地发出一阵惊恐的叫声。

泰米死了。

断腿、失血、饥饿以及寒冷的折磨，足够杀死泰米这样一头幼狼了——至

少它也努力支持了好几天。柯勒现在明白了，为什么泰米那么害怕自己离开——它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死亡，它只是想在死的时候能有柯勒陪在身边。

柯勒的叫声在黎明的黑松林里回荡着，尽管此刻它的嗥叫还不够标准，可是，这稚嫩的声音里却已然染上了一层成年狼才有的苍凉和悲伤。这嗥叫，是柯勒仅能做到的祭奠兄弟的唯一方式。

同时，也宣布了孤独生涯的开始。

## 二

雅利安的第一场雪总是一下好久。森林、草原、河流、山峰……天地万物都变得模糊不清。峨岚山不再喧嚣，安宁河不再咆哮，仿佛连时间都凝滞了不再流淌，到处不见一丝生气，只有雪片在不断地落下、落下……最后，大雪终于将雅利安从头到脚完完全全包裹起来。深厚的积雪一直漫到树腰，埋葬了所有的地面植物，天气冷到了极点，小动物一下子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柯勒的日子越发艰难了。

大雪让狩猎一无所获，柯勒一天天消瘦下去，最后连脊梁杆都塌陷了，肚皮瘪得快要贴上后腰，突兀的肩胛骨和胯骨勉强支撑着几乎垮掉的身体。曾经漂亮的一身狼毛也变得稀松暗淡，像秋天的枯草。无奈之下柯勒只能回到洞穴中，瑟缩起身体，用长时间的昏睡来逃避饥饿和寒冷的折磨。

但这终究不是办法，它正面临着跟泰米一样的结局。

七八天之后大雪终于停了下来，猛烈的北风赶走了充塞天空的厚重云层。雅利安迎来了入冬后的第一个晴天。

昏睡中的柯勒感觉到了阳光，它醒来，扒开堵住洞口的积雪钻出洞穴，每动一下，瘦弱不堪的身体都微微打战，仿佛一副蒙了皮，掏空了腔子，七拼八凑起来的骨架，随时都会散开。积雪把崖前的乱石坡变成了一大块光洁平整的雪花石，早晨的太阳照在上面发出灼亮的白光，刺得柯勒睁不开眼睛。每走一步，爪子就会深深陷入积雪层中，让行动变得更加吃力。走了几步，柯勒停下，虚弱地喘息着，扭身回头，看了一眼狼洞。

狼洞是坚实的避难所，保护柯勒躲过了饥饿的莽熊，避过了夏日暴雨带来的泥石流，为失去父母的柯勒提供了最大的保护。

断崖前的一小片黑松林便是成长的乐园，柯勒在纠结的树根间蹒跚学步，在厚厚的苔藓上打滚，在灌木丛啃嫩枝染得一嘴碧绿，雪松下那只胆小的獾曾被它撵得钻进洞里不敢露头，山间清冽的溪水洗过它柔软的幼毛，腐木下肥白的蠹虫填过它的肚子，松针堆里的地鼠是它活命的口粮……这里有它最快乐的记忆，这里承载着它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。

狼洞，乱石坡，小松林，这里是柯勒的家，是它从出生起一直生活的地方，就在昨天，这里还是它的整个世界，但是今天，它却要离开这里了。

它必须离开，它已经下定决心，现在这片林子里已经找不到任何猎物了，留下来就是等死，离开或许还有希望。柯勒不想死，它要活下去！离开这儿，此世今生就再也没有一个是家的地方了。离开这儿，身后整个世界都是陌生的了，它将再没有可以依靠的怀抱。瞥过最后一眼，柯勒狠下心来转身离去，不再回头。

柯勒是对的，一小片林子是无法养活一只狼的，狼需要的是更广阔的疆土。

第一次走出熟悉的天地，它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去，只是下意识地迎着阳光，朝着太阳的方向走。

广阔的峨岚山脉像母亲的怀抱，拥揽着雅利安，把来自北极冰雪世界的绝顶酷寒挡在身外。阴暗深邃的森林顺着连绵的山头一直向前延伸，仿佛没有尽头。白亮亮的阳光透过树木的间隙，一路躲躲闪闪地跳跃着，陪伴着柯勒。柯勒一会儿直行，一会儿斜着走，一会儿像鹿一样之字形走，随着起伏的山势不断调整着行进的步伐。

柯勒头一次知道原来冬季的山林居然也如此热闹。

松鸦站在云杉的细枝上梳理着浅褐色的羽翼，不时发出一些奇怪的叫声。松鸦喜欢模仿松林里的各种声响，树枝折断的咔咔声，渡鸦沙哑的叫声，甚至猛禽雕鸮那尖锐的啸声都能假扮得惟妙惟肖，这可害苦了周围的鸟儿，时不时虚惊一场。

突然间森林上空传来一连串婉转绝丽的啼声，有如天籁敲击着柯勒的耳膜，令它精神为之一振。柯勒忍不住抬头去看，雪松巨大的树冠遮挡了视线，令它无法寻觅那个神奇歌手的身影。也许是玄魅——一种住在高山雪线之上，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的神奇飞禽。

树林间隙地带，乱石丛生，是各种低矮灌木的乐土，没有遮挡阳光的竞争

对手，沙棘、枯棘、醋栗、刺莓、小叶瑾这些低矮植物肆无忌惮地生长，形成一片密实的低矮屏障。平时柯勒极讨厌这些斜刺横生的植物，它们总是撕扯它的皮毛，牵绊它的脚步，稍不留心，带刺的枝子随时都可能刺伤鼻子、眼睛。但是此刻，这些灌木被积雪淹得几乎没顶，穿越变得轻松起来。没走几步，冷不丁一阵簌簌的落雪声传入耳中，同时鼻子也嗅到了一股浓重的腥气，来不及反应，一个黑糊糊的身影就突然冒了出来。

莽熊?! 一瞬间柯勒吓得混身毛都奘开了，扭身就跑。身后的“莽熊”发出了一阵尖锐的叫声，柯勒一听，反倒停住了脚步。这不是莽熊，而是一只细齿獠。柯勒掉过头来，好奇地看着它，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细齿獠。这是一种难得一见的小型猛兽，它们终其一生都不离开山林，靠着捕捉雪兔、地鸢这些小动物以及偷盗各种鸟蛋为生。冬季的细齿獠浑身披满黑色密毛，短短的脸和一张阔嘴完全掩藏在厚毛之中，再加上滚圆的身子，看起来像极了一头小个子莽熊。虽然没有莽熊的破坏力大，但细齿獠的脾气却更为暴躁，它非常讨厌其他掠食者入侵自己的地盘。眼下正是食物紧张的时期，柯勒马上就领教了细齿獠的坏脾气。在被那口细密锋利的锯齿牙扎进皮肉之前，柯勒快步溜出了灌木丛。

林间空地上，柯勒与几只红白相间的雪地松鼠不期而遇，松鼠蹲在地上专心刨掘着积雪，在为冬储做最后的准备，蓬松美丽的尾巴平摊在雪面上。柯勒一走近它们就飞似的蹿上树，以最快的速度消失在雪松浓密的枝丫间。柯勒对这些雪地松鼠没兴趣，它的眼睛盯着光洁平滑的雪面。

一行特别的足迹吸引了它的注意力。

奇特的足坑又小又深，有点像掩埋了树枝的雪地，在狂风过后留下的一个个小洞，似乎是某种有着纤细蹄子的动物留下的。柯勒使劲抽动着鼻子嗅着，足迹很新鲜，周围翻上来的雪屑被柯勒的鼻息一吹就化了，显然是刚过去没多久。它认识这个味道，这是父亲曾经带回的众多猎物之一。

回忆着，一个纤细娇小的身影在柯勒脑中凝聚起来，没错，就是金头鹿。只有体形娇小的金头鹿才会有如此纤细修长的足蹄。这样的蹄子可以令金头鹿在狭窄的林地里高速连续地跳跃，不必担心足下的磕绊。可一旦踏上雪地，如此细小的蹄子便会深深插进雪里，令行动变得举步维艰。

柯勒兴奋起来，它想起了鹿肉的鲜美，那顿幸福的饱餐又浮现在了眼前，它循着足迹一溜找过去。

透过一棵棵黑松笔直的树干，柯勒清楚地看见了那只头上仿佛生着火焰一

般的美丽雄鹿，它正在雪坡上低头啃吃一丛露出雪面的黑醋栗。柯勒停住步子，默默地计算着自己跟猎物的距离以及成功的可能性。每一只成年狼在打猎前都会有这样甚至更为复杂的计算，这是不需要父母传授，作为顶级猎手的狼天生就会的本领之一。

然而片刻之后，柯勒放弃了。要捕杀这只鹿，就必须在树林中追上它。金头鹿的确不擅长在深雪中奔跑，如果对手是一只成年狼，它多半会在劫难逃。但柯勒已经跑不动了。

它沮丧起来，原来并非是山林里没有猎物，而是它没有猎食的能力。

一连走了三天，峨岚山脉重重叠叠的黑松林仿佛永远没有尽头，尽管柯勒一直走走停停，尽量保存体力，但还是快到极限了。

前方出现一道干涸的山涧，冬季山里的溪水都断流了，变成一条覆满积雪的浅沟，它沿着溪沟一直往下游走去，密布的荆棘植物刮蹭着柯勒的毛皮，积雪抖落簌簌地响。柯勒敏感的神经忽然颤动了一下，有一种危险的预感！柯勒一抬头，一个巨大的灰色身影带着一股劲风迎面扑来。

柯勒根本没机会看清对方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，情急之下它一个滚儿翻进沟里，顺着斜坡一溜滚了下去，身体随即重重磕在一块巨大光滑的涧石上，疼得它忍不住叫出了声。然而身后的猎食者却穷追不舍，柯勒已经听见了身后积雪被踩压发出的咯吱声。它吓坏了，毫无防御能力之下，它只有拿出狼崽子的绝招——装死。

拥有一身烟灰色华丽皮毛的云豹死死盯着趴在地上身体僵硬的幼狼。棕黄色的瞳孔中流露出疑惑的光，刚刚它盘在黑松树上看得清楚，这只幼狼会走会跑，怎么眨眼工夫就死了？

身形灵敏的云豹，是冰河时期遗留至今的长牙猛兽之一，天生一身冰雪不侵的厚实皮毛，使得它们能够终年生活在冰天雪地之中。然而随着冰河时代的结束，许多长毛巨齿的猛兽因为失去了生存必需的环境而渐渐灭绝。仅存的一些，则像云豹一样退出了雅利安草原，移居到峨岚山脉高山雪野之巅。

云豹最喜欢的猎物是苍羚，然而随着冬季的到来，严寒迫使苍羚向雪线以下的黑松林迁徙，云豹也不得不随着猎物一同迁徙。

云豹不爱吃腐肉，但冬季捕猎实在不容易，它不肯就此轻易放弃。它伸出灰色毛茸茸的大爪子碰碰柯勒的身体，柯勒一动不动，双目紧闭，任云豹的巨爪来回揉搓。云豹还是不死心，又把硕大的脑袋凑近柯勒，一股恶臭难闻的气味从柯勒身体上漫延出来，鼻子极灵敏的云豹被熏得连连打喷嚏，它相信



了，眼前的幼狼一定是得了可怕的疾病而暴死了。云獾害怕沾染上病毒，它退却了。

云獾扭身一跃蹿出了溪沟，踩着沟边凸出雪面的巨石，几个腾挪鱼跃间便蹿出很远，烟灰色泛着斑点的身躯好像一抹缥缈在林间的青烟，转眼间攀上一棵高耸的巨松，消失在浓密的枝头。

柯勒一直屏着气息，侧耳倾听，直到那簌簌的落雪声越来越远，完全消失，才睁开眼，慢慢从地上爬了起来。它在雪地里打了个滚儿，把沾在屁股上的气味浓烈的液体擦掉，那是储存在肛门里面的，狼用来标志自己身份的黏液。

装死是狼崽子赖以护命的绝招，不但要身体僵直，甚至呼吸也要暂时停掉，生怕云獾不上当，柯勒急中生智挤出一点肛门里的腺液，恶臭的气味果然让喜欢吃鲜活食物的云獾倒足了胃口。

尽管顺利逃生，但柯勒受此惊吓，精神更加委顿了。

树木突然变得稀落起来，眼前的山体上出现了一条宽阔纵深的巨大裂缝，好像自天而降的霹雳把整座大山一劈为二，蔚为壮观。

这就是峨岚山最神奇的一处天险——冰裂谷。在遥远的过去，上一纪冰河末期，无数巨大的冰块融化断裂，夜以继日地自峰顶滑下，在坚硬的山体上凿下了许多这样深浅宽窄不一的沟壑。春夏季节，山上融化的雪水便会顺着裂谷飞流直下，形成白练般长长的瀑布，注入悬崖下的冰潭之中，又化作条条小溪，流向草原，最终汇入安宁河中，两岸的岩壁在水流和风蚀的侵袭下断裂、变形，形成一处处洞穴和断崖，天长日久，这里渐渐成为了飞禽猛兽们的乐土。夏季里，岩壁的石缝中长满灌木和花草，各种飞鸟都会聚集在此做窝孵卵。冬季里，擅长奔走于悬崖峭壁间的苍羚以及追随苍羚而来的云獾、斑纹獐等巨齿猛兽们都会在这附近安家。

对狼来说，冬季的冰裂谷是个十分危险的地方。

但柯勒并不知道这些，它只是站在裂谷前面迟疑着，考虑是该翻过去还是该转道。对于体力衰弱的它来说，纵深的谷底无疑是一处险要。

突然，前方一些小雪堆竟自己抖动起来。柯勒一惊，再细看却发现那“雪堆”其实是几只雪白的鸟，它们抖擞着圆滚滚的身子，伸出被白色细羽所覆盖的长爪子一下下刨着积雪，不时低头啄食着。

这是地鸢，雅利安最坚强耐寒的鸟之一。与那些喜欢在林间做窝的鸟不同，地鸢喜欢把窝搭建在高山的岩石裂缝中。一蓬枯草加上几根胡乱插起来的树枝就是一个简易的鸟窝，幼鸟自破壳伊始就开始承受各种恶劣天气的袭击，在高